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四



朱子年譜

錄附異考

(四)

王懋竑纂訂

朱子年譜卷之四下

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春三月復辭舊職名并以議廟祧自劾。

三月三日准省劄以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因復力辭并以前輒議廟祧不合乞收還誤恩是月二十八日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磨勘轉朝奉大夫。

〔年譜〕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

洪本

〔文集〕奏狀貼黃云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

即已謝恩祇受〔年譜〕告詞云勅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敍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猶告可慶元元年三月某日中書舍人鄧驛行詞。

夏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

〔年譜〕初韓侂冑即欲并逐趙相而難其詞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冑矣侂冑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後可以肆志而

莫予違。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僞也。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僞干進者。蠭起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買禍。先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家人。先生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遜翁。遂以疾丐休致云。別集答劉德修書云。病中痊。痊字疑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旣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遜之家人爲遜尾好遜之占。遂亟焚稿齧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某挂冠之請。人尙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攢陵自劾。

奏狀言。臣累具奏辭免職名。並乞致仕。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憂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稟聖訓。未敢再溷宸聰。所辭職名。亦不敢再祈避免。然伏念向嘗妄議永阜攢宮。今小大之臣。會議此者。皆已次第降黜。而臣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豈可隱慙不言。冒竊寵榮。伏望聖明付之司敗。以肅邦刑。有旨。朱熹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並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攢陵事奏狀五。

冬十一月復辭職名。

奏狀言。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今始覺前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伏望照臣去年申省及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貼黃言。去歲初除之日。已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廕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已受從臣恩數。並乞賜處分。討論改正。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十二月詔依舊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年譜〕告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尙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旣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邱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幡然。旣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卿幾晚。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士。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豈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厭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受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於中。可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

申省言元奏貼黃內稱疏封錫服封贈廕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改正未奉進止欲乞朝廷特爲敷奏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

〔文集〕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年譜〕先是臺臣擊僞學既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聞聞之知舉葉倪劉等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大學中庸之書爲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臺諫洶洶爭欲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久之姦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洪本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管道州善類重足以立。李本〔宋史〕胡紘傳云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雋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爲監察御史遂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冑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

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絃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絃遂以疏授之。繼祖論熹皆絃筆也。〔行狀〕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本傳〕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絃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語錄〕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卻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

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箇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語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人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輔廣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禍終不能避廖德明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李閔祖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說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李閔祖是歲始修禮書

〔年譜〕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具奏欲乞修三禮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甯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

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禮儀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文集〕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先生季子在跋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新定。是爲絕筆之書。唯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侯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下。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也。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幹。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本末具備。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年譜〕前數日之夕。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落職之命來告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翌日諸生方知其有指揮也。尋具表狀。

〔文集〕落職罷宮觀謝表。

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戊午春

〔語錄〕季通被罪臺評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卽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卽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曰。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葉賀孫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宋史〕蔡元定傳云。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熹及元定。未幾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之。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續集〕答儲行之書云。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邱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語錄〕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之。蔡應答灑然。小遲諸人醪酒至。飲皆醉。先生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橋上。詹元善卽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葉賀孫〔年譜〕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

次年季通卒於春陵。先生爲之哀慟。季通從先生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先生論易推本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以爲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見。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蓋深致其哀云。洪本〔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於懷。某幸無它。諸生旣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議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說。殊憤憤。益懷仰耳。又與蔡季通書云。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旣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惑其心也。賤迹復挂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聞易通。亦一幸也。

韓文考異成

〔文集〕書韓文考異前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次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

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年譜〕按大全集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稿百餘段具在。其他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李本

冬十二月引年乞休。

〔年譜〕先生以明年年及七十。初疑猶在罪籍。不敢有請。繼以尙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止爲所編禮書。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便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卻。亦可瞑目矣。洪本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文集〕楚辭集註序云。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縉絀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壯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按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

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益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并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証。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余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夏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拜命謝表。

〔文集〕乞致仕狀。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客。

〔年譜〕坐位榜略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夫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

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春正月作聚星亭贊。

〔年譜〕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先生爲本原荀陳事書著屏上而爲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所歎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慨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開國承家永奉明戒先生之意深矣。洪本

〔文集〕聚星亭贊。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猶修書不輟夜爲諸生講論多至夜分且曰爲學之要惟在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日改大學誠意章午後暴下不能興隨入室堂自此不復能出樓下。

甲子先生卒。

〔年譜〕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緝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卽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然則當用儀

禮乎。乃領之。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是日大風拔木。鴻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洪本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李本〔行狀〕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旣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蔡沈夢奠記〕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卽與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臟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先生卻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藉時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出。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章。令詹淳謐寫。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下書院矣。初七日壬戌。先生臟腑甚脫。文之埜自五夫歸。初八

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夔孫。陳器之埴。葉味道賀孫。徐居父富。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惟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病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方苦臟腑。然老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病實與先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革時。嘗作先生書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爲家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病源。劉擇之云。待制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牀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諸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復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如何。先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爛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歟。嗚呼痛哉。先生頻年脚氣。自入春來尤甚。以足弱氣痞。步履旣艱。刺痛更作。服藥不效。先生謂沈曰。脚氣發作。異於常年。精神頓壞。自覺不能長久。閏二月。愈倅夢達聞中自邵武至延平。過考

亭薦醫士張修之。張至云：須略攻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脈流通。先生初難之，以問劉擇之。擇之蓋素主不可攻治者，叩其用藥，擇之曰：治粗人病爾。此豈所宜？張執甚力，擇之不能屈。先生亦念此病恐前後醫者只養得住，遂用其藥。初製黃耆、鴛栗、殼等服之，小效。繼用巴豆、三稜、莪朮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既而大腑又祕結，先生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嗚呼痛哉！先君歿舂陵時，謂沈曰：先生老矣，汝歸終事之。未逾年，先生亦歿。數奇命薄，學未有聞，而父師俱往，抱無涯之悲，飲終天之恨。幾何不窘苦而遂死也。嗚呼痛哉！武夷蔡沈書記〔文集〕與黃直卿書云：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意，爲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硃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爲門戶之差。至祝至祝。恩者昏事，餘干有許意，彼所言禮書，今爲用之者，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並望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並附去，並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爲致意。病皆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